

古文观止卷之一

周 文

郑伯克段于鄢 隐公元年 左 传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。生庄公，及共叔段。庄公寤生，惊姜氏，故名曰寤生。遂恶爱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请于武公，公弗许。

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。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，虢叔死焉，他邑唯命。”请京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叔。

祭仲曰：“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，大都不过参国之一，中五之一，小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。君将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。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，不如早为之所。无使滋蔓，蔓，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！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。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。公子吕曰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。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，无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无庸，将自及。”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廩延。子封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昵，厚将崩。”

大叔完聚，缮甲兵，具卒乘，将袭郑。夫人将启之。公闻其期，曰：“可矣。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。段入于鄢。公伐诸鄢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

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段不弟，故不言弟。如二君，故曰克。称郑伯，讥失教也，谓之郑志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

遂寘姜氏于城颍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。”既而悔之。颍考叔为颍谷封人，闻之，有献于公。公赐之食，食舍肉。公问之。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！”颍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？若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！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！”遂为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：颍考叔，纯孝也。爱其母，施及庄公。《诗》曰：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”其是之谓乎！

周郑交质

隐公三年

左传

郑武公、庄公，为平王卿士。王贰于虢，郑伯怨王。王曰：“无之。”故周郑交质。王子狐为质于郑，郑公子忽为质于周。王崩。周人将畀虢公政。四月，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。秋，又取成周之禾。周郑交恶。

君子曰：信不由中，质无益也。明恕而行，要之以礼，虽无有质，谁能间之？苟有明信，涧、溪、沼、沚之毛，蘋、蘩、蕰、藻之菜，筐筥、錡、釜之器，潢污、行潦之水，可荐于鬼神，可羞于王公。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，行之以礼，又焉。用质！《风》有《采蘋》、《采蘩》，《雅》有《行苇》、《洞酌》昭忠信也。

石碏谏宠州吁

隐公三年

左传

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，曰庄姜。美而无子。卫人所为赋《硕人》也。又娶于陈，曰厉妫。生孝伯，早死。其娣戴妫生桓公，庄姜以为己子。公子州吁，嬖人之子也。有宠而好兵，公弗禁。庄姜恶之。

石碏谏曰：“臣闻爱子，教之以义方，弗纳于邪。骄奢淫佚，所自邪也。四者之来，宠禄过也。将立州吁，乃定之矣。若犹未也，阶之为祸。夫宠而不骄，骄而能降，降而不憾，憾而能眴者，鲜矣。且夫贱妨贵，少陵长，远间亲，新间旧，小加大，淫破义，所谓六逆也。君义，臣行，父慈，子孝，兄爱，弟敬，所谓六顺也。去顺效逆，所以速祸也。君人者，将祸是务去。而速之，无乃不可乎？”

弗听。其子厚与州吁游，禁之，不可。桓公立，乃老。

藏僖伯谏观鱼

隐公五年

左传

春，公将如棠观鱼者。

藏僖伯谏曰：“凡物不足以讲大事，其材不足以备器用，则君不举焉。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。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。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。不轨不物，谓之敌政。乱政亟行，所以败也。故春搜、夏苗、称弥、冬狩，皆于农隙以讲事也。三年而治兵，入而振旅，归而饮至，以数军实。昭文章，明贵贱，辨等列，顺少长，习威仪也。鸟兽之肉，不登于俎，皮革齿牙、骨角毛羽，不登于器，则君不射，古之制也。若夫山林川泽之实，器用之资，皂隶之事，官司之守，非君所及也。”

公曰：“吾将略地焉。”遂往。陈鱼而观之。僖伯称疾不从。

书曰：“公矢鱼于棠。”非礼也，且言远地也。

郑庄公戒飭守臣

隐公十一年

左传

秋七月，公会齐侯、郑伯，伐许。庚辰，傅于许。

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。子都自下射之，颠。瑕叔盈又以蝥弧登。周麾而呼曰：“君登矣！”郑师毕登。壬午，遂入许。许庄公奔卫。齐侯以许让公，公曰：“君谓许不共，故从君讨之。许既伏其罪矣，虽君有命，寡人弗敢与闻。”乃与郑人。

郑伯使许大夫百里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。曰：“天祸许国，鬼神实不逞于许君，而假手于我寡人。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，其敢以许自为功乎？寡人有弟，不能和协，而使糊其口于四方，其况能久有许乎？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，吾将使获也佐吾子。若寡人得没于地，天其以礼悔祸于许。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。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，如旧昏媾，其能降以相从也。无滋他族，实逼处此，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。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，而况能禋祀许乎？寡人之使吾子处此，不惟许国之为，亦聊以固吾圉也。”

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，曰：“凡而器用财贿，无置于许。我死，乃亟去之。吾先君新邑于此，王室而既卑矣，周之子孙，曰失其序。夫许，大岳之胤也。天而既厌周德矣，吾其能与许争乎？”

君子谓：郑庄公于是乎有礼。礼，经国家，定社稷，序人民，利后嗣者也。许无刑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度德而处之，量力而行之，相时而动，无累后人，可谓知礼矣。

藏哀伯谏纳郕鼎 桓公二年 左 传

夏四月，取郕大鼎于宋，纳于大庙。非礼也。

藏哀伯谏曰：“君人者，将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，犹惧或失之，故昭令德，以示子孙。是以清庙茅屋，大路越席，大羹不致，粢食不凿，昭其俭也。衮冕黻珽，带裳幅舄，衡紞纛纒，昭其度也。藻率鞞鞞，鞞厉游纒，昭其数也。火龙黼黻，昭其数文也。五色比象，昭其物也。锡鸾和铃，昭其声也。三辰旂旗，昭其明也。夫德，俭而有度，登降有数，文物以纪之，声明以发之，以临照百官，百官于是乎戒惧，而不敢易纪律。今灭德立违，而寘其赂器于大庙，以明示百官。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诛焉。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。官之失德，宠赂章也。郕鼎在庙，章孰甚焉。武王克商，迁九鼎于雒邑，义士犹或非之。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，其若之何？”

周内史闻之曰：“藏孙达其有后于鲁乎！君违，不忘谏之以德。”

季梁谏追楚师 桓公六年 左 传

国离楚之利也。少师侈。请羸师以张之。”熊率且比曰：“季梁在，何益？”斗伯比曰：“以为后图。少师得其君。”王毁军而纳少师。

少师归，请追楚师。随侯将许之。季梁止之曰：“天方授楚，楚之羸，其诱我也，君何急焉。臣闻小之能敌大也，小道大淫。所谓道，忠于民而信于神也。上思利民，忠也。祝史正辞，信也。今民馁而君逞欲，祝史矫举以祭，臣不知其可也。”公曰：“吾牲牷肥腍，粢盛丰备，何则不信？”对曰：“夫民，神之主也。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。故奉牲以告曰：‘博硕肥腍’，谓民力之普存也。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。谓其不疾疫蠹也。谓其备腍咸有也。奉盛以告曰：‘洁粢丰盛’。谓其三时不害，而民和年丰也。奉酒醴以告曰：‘嘉粟旨酒’。谓其上下皆有嘉德，而无违心也。所谓馨香，无谗慝也。故务其三时，修其五教，亲其九族，以致其禋祀，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，故动则有成。今民各有心，而鬼神乏主。君虽独丰，其何福之有？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，庶免于难。”随侯惧而修政。楚不敢伐。

曹刿论战 庄公十年

左传

齐师伐我。公将战。曹刿请见。其乡人曰：“肉食者谋之，又何间焉。”刿曰：“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。”遂入见。

问：“何以战？”公曰：“衣食所安，弗敢专也，必以分人。”对曰：“小惠未遍，民弗从也。”公曰：“牺牲玉帛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。”对曰：“小信未孚，神弗福也。”公曰：“小大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”对曰：“忠之属也，可以一战。战则请从。”

公与之乘，战于长勺。公将鼓之，刿曰：“未可。”齐人三鼓，刿曰：“可矣。”齐师败绩。公将驰之，刿曰：“未可。”下视其辙，登轼而望之，曰：“可矣。”遂逐齐师。

既克，公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夫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夫大国，难测也，惧有伏焉。吾视其辙乱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。”

齐桓公伐楚盟屈完

僖公四年

左传

春，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。蔡溃。遂伐楚。楚子使与师言曰：“君处北海，寡人处南海，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？”管仲对曰：“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：‘五侯九伯，女实征之，以夹辅周室。’赐我先君履，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无棣。尔贡包茅不入，王祭不共，无以缩酒，寡人是征。昭王南征而不复，寡人是问。”对曰：“贡之不入，寡君之罪也，敢不共给。昭王之不复，君其问诸水滨。”师进，次于陟。

夏，楚子使屈完如师。师退，次于召陵。齐侯陈诸侯之师，与屈完乘而观

之。齐侯曰：“岂不谷是为，先君之好是继。与不谷同好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，辱收寡君，寡君之愿也。”齐侯曰：“以此众战，谁能御之。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。”对曰：“君若以德绥诸侯，谁敢不服。君若以力，楚国方城以为城，汉水以为池，虽众，无所用之。”

屈完及者侯盟。

宫之奇谏假道 僖公五年 左 传

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。宫之奇谏曰：“虢，虞之表也。虢亡，虞必从之。晋不可启，寇不可玩，一之为甚，其可再乎。谚所谓辅车相依，唇亡齿寒者，其虞、虢之谓也。”

公曰：“晋，吾宗也，岂害我哉！”对曰：“大伯、虞仲，大王之昭也。大伯不从，是以不嗣。虢仲、虢叔，王季之穆也。为文王卿士，勋在王室，藏于盟府。将虢是灭，何爱于虞。且虞能亲于桓、庄乎，其爱之也？桓、庄之族何罪，而以为戮，不唯逼乎？亲以宠逼，犹尚害之。况以国乎？”

公曰：“吾享祀丰洁，神必据我。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，鬼神非人实亲，惟德是依。故《周书》曰：‘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’又曰：‘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。’又曰：‘民不易物，惟德系物。’如是，则非德，民不和，神不享矣。神所冯依，将在德矣。若晋取虞，而明德以荐馨香，神其吐之乎？”

弗听。许晋使。宫之奇以其族行。曰：“虞不腊矣，在此行也，晋不更举矣。”冬，晋灭虢。师还，馆于虞，遂袭虞，灭之，执虞公。

齐桓下拜受胙 僖公九年 左 传

会于葵丘。寻盟，且修好，礼也。王使宰孔赐齐侯胙。曰：“天子有事于文武，使孔赐伯舅胙。”齐侯将下拜。孔曰：“且有后命。天子使孔曰：‘以伯舅耄老，加劳，赐一级，无下拜。’”对曰：“天威不违颜咫尺。小白，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，恐陨越于下，以遗天子羞，敢不下拜。”

阴飴甥对秦伯 僖公十五年 左 传

十月，晋阴飴甥会秦伯，盟于王城。秦伯曰：“晋国和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和。小人耻失其君，而悼丧其亲，不惮征缮，以立圉也。曰：‘必报仇，宁事戎狄。’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，不惮征缮，以待秦命。曰：‘必报德，有死无二。’以此不和。”秦伯曰：“国谓君何？”对曰：“小人戚，谓之不免。君子恕，以为必归。小人曰：‘我毒秦，秦岂归君？’君子曰：‘我知罪矣，秦必归君。贰而执之，服而舍之，德莫厚焉，刑莫威焉。服者怀德，贰者畏刑。此一役也，秦可以霸。纳而不定，废而不立，以德为怨，秦不其然。’”秦伯曰：“是吾心也。”改馆晋侯，馈七牢焉。

子鱼论战 僖公二十二年 左 传

楚人伐宋以救郑。宋公将战。大司马固谏曰：“天之弃商久矣。”君将兴之，弗可赦也已。”弗听。及楚人战于泓。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济。司马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及其未既济也，请击之。”公曰：“不可。”既济而未成列，又以告。公曰：“未可。”既陈而后击之。宋师败绩。公伤股，门官歼焉。

国人皆咎公。公曰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鼓不成列。”子鱼曰：“君未知战。勍敌之人，隘而不列，天赞我也。阻而鼓之，不亦可乎？犹有俱焉。且今之勍者，皆吾敌也。虽及胡者，获则取之，何有于二毛？明耻教战，求杀敌也。伤未及死，如何勿重。若爱重伤，则如勿伤。爱其二毛，则如服焉。三军以利用也，金鼓以声气也，利而用之，阻隘可也。声盛致志，鼓儦可也。”

寺人披见文公 僖公二十四年 左 传

吕、卻畏逼，将焚公宫而弑晋侯。寺人披请见。公使让之，且辞焉。曰：“蒲城之役，君命一宿，女即至。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，女为惠公来求杀余。命女三宿，女中宿至。虽有君命，何其速也。夫袪犹在，女其行乎！”对曰：“臣谓君之入也，其知之矣。若犹未也，又将及难。君命无二，古之制也。除君之恶，惟力是视。蒲人狄人，余何有焉。今君即位，其无蒲、狄乎？”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。君若易之，何辱命焉？行者甚众，岂唯刑臣！

公见之，以难告。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。己丑晦，公宫火。瑕甥、卻芮不获公，乃如河上。秦伯诱而杀之。

介之推不言禄 僖公二十四年 左 传

晋侯赏从亡者。介之推不言禄，禄亦弗及。推曰：“献公之子九人，唯君在矣。惠、怀无亲，外内弃之。天未绝晋，必将有主。主晋祀者，非君而谁？天实置之，而二三子以为己力，不亦诬乎！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。况贪天之功，以为己力乎？下义其罪，上赏其奸。上下相蒙，难与处矣。”

其母曰：“盍亦求之，以死谁慼？”对曰：“尤而效之，罪又甚焉。且出怨言，不食其食。”其母曰：“亦使知之，若何？”对曰：“言，身之文也。身将隐，焉用文之？是求显也。”其母曰：“能如是乎？与汝偕隐。”遂隐而死。

晋侯求之不获，以绵上为之田。曰：“以志吾过，且旌善人。”

展喜犒师 僖公二十六年 左 传

齐孝公伐我北鄙。公使展喜犒师。使受命于展禽。齐侯未入竟，展喜从

之。曰：“寡君闻君亲举玉趾，将辱于敝邑，使下臣犒执事。”齐侯曰：“鲁人恐乎？”对曰：“小人恐矣，君子则否。”齐侯曰：“室如县罄，野无青草，何恃而不恐？”对曰：“恃先王之命。昔周公、大公股肱周室，夹辅成王。成王劳之，而赐之盟。曰：‘世世子孙，无相害也。’载在盟府，太师职之。桓公是以纠合诸侯，而谋其不协，弥缝其阙，而匡救其灾，昭旧职也。及君即位，诸侯之望曰：‘其率桓之功。’我敝邑用不敢保聚。曰：‘岂其嗣世九年，而弃命废职，其若先君何？君必不然。恃此以不恐。’齐侯乃还。”

烛之武退秦师 僖公三十年 左 传

晋侯、秦伯围郑，以其无礼于晋，且贰于楚也。晋军函陵，秦军汜南。佚之狐言于郑伯曰：“国危矣。若使烛之武见秦君，师必退。”公从之。辞曰：“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。今老矣，无能为也已。”公曰：“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过也。然郑亡，子亦有不利益焉。”许之。

夜缒而出。见秦伯曰：“秦晋围郑，郑既知亡矣。若郑亡而有益于君，敢以烦执事。越国以鄙远，君知其难也。焉用亡郑以陪邻？邻之厚，君之薄也。若舍郑以为东道主，行李之往来，共其乏困，君亦无所害。且君尝为晋君赐矣。许君焦、瑕，朝济而夕设版焉。君之所知也。夫晋何厌之有？既东封郑，又欲肆其西封。若不阙秦，将焉取之？阙秦以利晋，唯君图之。”

秦伯说，与郑人盟。使杞子、逢孙、杨孙戍之，乃还。子犯请击之。公曰：“不可。微夫人之力不及此。因人之力而敝之，不仁；失其所与，不知。以乱易整，不武。吾其还也。”亦去之。

蹇叔哭师 僖公三十二年 左 传

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：“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。若潜师以来，国可得也。”穆公访诸蹇叔。蹇叔曰：“劳师以袭远，非所闻也。师劳力竭，远主备之，无乃不可乎？师之所为，郑必知之。勤而无所，必有悖心。且行千里，其谁不知？”

公辞焉。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，使出师于东门之外。蹇叔哭之曰：“孟子，吾见师之出，而不见其入也。”公使谓之曰：“尔何知中寿？尔墓之木拱矣。”

蹇叔之子与师，哭而送之。曰：“晋人御师必于殽。殽有二陵焉，其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辟风雨也。必死是间。余收尔骨焉。”秦师遂东。

古文观止卷之二

周 文

郑子家告赵宣子 文公十七年 左 传

晋侯合诸侯于扈，平宋也。于是晋侯不见郑伯，以为贰于楚也。

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，以告赵宣子。曰：“寡君即位三年，召蔡侯而与之事君。九月，蔡侯入于敝邑以行。敝邑以侯宣多之难，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。十一月，克减侯宣多，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。十二年六月，归生佐寡君之嫡夷，以请陈侯于楚，而朝诸君。十四年七月，寡君又朝，以蒧陈事。十五年五月，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。往年正月，烛之武往朝夷也。八月，寡君又往朝。以陈、蔡之密迩于楚，而不敢贰焉，则敝邑之故也。虽敝邑之事君，何以不免。在位之中，一朝于襄，而再见于君。夷与孤之二三臣，相及于绌。虽我小国，则蔑以过之矣。今大国曰：‘尔未逞吾志。’敝邑有亡，无以加焉。古人有言曰：‘畏首畏尾，身共余几？’又曰：‘鹿死不择音。’小国之事大国也，德，则其人也；不德，则其鹿也。铤而走险，急何能择。命之罔极，亦知亡矣。将悉敝赋，以待于候，唯执事命之。文公二年，朝于齐。四年，为齐侵蔡，亦获成于楚。居大国之间，而从于强令，岂其罪也！大国若弗图，无所逃命。

晋巩朔行成于郑。赵穿公媾池为质焉。

王孙满对楚子 宣公三年 左 传

楚子伐陆浑之戎。遂至于雒。观兵于周疆。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。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。对曰：“在德不在鼎。昔夏之方有德也，远方图物，贡金九牧，铸鼎象物，百物而为之备，使民知神奸。故民入川泽山林，不逢不若。螭魅罔两，莫能逢之。用能协于上下，以承天休。桀有昏德，鼎迁于商，载祀六百。商纣暴虐，鼎迁于周。德之休明，虽小，重也。其奸回昏乱，虽大，轻也。天祚明德，有所底止。成王定鼎于郊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。鼎之轻重，未可问也。”

齐国佐不辱命 成公二年 左 传

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，击马陉。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、玉磬与地。不

可，则听客之所为。

宾媚人致赂，晋人不可。曰：“必以萧同叔子为质。而使齐之封内，尽东其亩。”对曰：“萧同叔子非他，寡君之母也。若以匹敌，则亦晋君之母也。吾子布大命于诸侯，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，其若王命何。且是以不孝令也。《诗》曰：‘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’若以不孝令于诸侯，其无乃非德类也乎？先王疆理天下，物土之宜，而布其利。故《诗》曰：‘我疆我理，南东其亩。’今吾子疆理诸侯，而曰尽东其亩而已。唯吾子戎车是利，无顾土宜，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？反先王则不义，何以为盟主？其晋实有阙。四王之王也，树德而济同欲焉。五伯之霸也，勤而抚之，以役王命。今吾子求合诸侯，以逞无疆之欲。《诗》曰：‘敷政优优，百禄是遘。’子实不优，而弃百禄，诸侯何害焉！不然，寡君之命使臣，则有辞矣。曰：‘子以君师辱于敝邑，不腆敝赋，以犒从者。畏君之震，师徒挠败。吾子惠徼齐国之福，不泯其社稷，使继旧好。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，子又不许。请收合余烬，背城借一。敝邑之幸，亦云从也。况其不幸，敢不唯命是听！’

楚归晋知 蓐 成公三年 左 传

晋人归楚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，以求知 蓐。于是荀首佐中军矣，故楚人许之。

王送知 蓐 曰：“子其怨我乎？”对曰：“二国治戎，臣不才，不胜其任，以为俘馘。”执事不以衅鼓，使归即戮，君之惠也。臣实不才，又谁敢怨。王曰：“然则德我乎？”对曰：“二国图其社稷，而求纾其民。各惩其忿，以相宥也。两释累囚，以成其好。二国有好，臣不与及，其谁敢德。王曰：“子归，何以报我？”对曰：“臣不任受怨，君亦不任受德，无怨无德，不知所报。王曰：“虽然，必告不穀。”对曰：“以君之灵，累臣得归骨于晋，寡君之以为戮，死且不朽。若从君惠而免之，以赐君之外臣首，首其请于寡君，而以戮于宗，亦死且不朽。若不获命，而使嗣宗职，次及于事，而帅偏师以修封疆，虽遇执事，其弗敢违。其竭力致死，无有二心，以尽臣礼，所以报也。”王曰：“晋未可与争。”重为之礼而归之。

吕相绝秦 成公十三年 左 传

晋侯使吕相绝秦曰：

昔我祖我献公及穆公相好，戮力同心，申之以盟誓，重之以昏姻。天祸晋国，文公如齐，惠公如秦。无禄，献公即世。穆公不忘旧德，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。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。亦悔于厥心，用集我文公。是穆之成也。

文公躬擐甲胄，跋履山川，逾越险阻，征东之诸侯，虞夏商周之胤，而朝诸秦，则亦既报旧德矣。郑人怒君之疆场，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。秦大夫不询

于我寡君，擅及郑盟。诸侯疾之，将致命于秦。文公恐俱，绥靖诸侯。秦师克还无害，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。

无禄 文公即世。穆为不吊，蔑死我君，寡我襄公，迭我殽地，奸绝我好，伐我保城，殄灭我费滑，散离我兄弟，挠乱我同盟，倾覆我国家。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，而惧社稷之陨，是以有殽之师。犹愿赦罪于穆公，穆公弗听，而即楚谋我。天诱其衷，成王隕命，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。

穆襄即世，康灵即位。康公我之自出，又欲阹翦我公室，倾覆我社稷，帅我蝥贼，以来荡摇我边疆。我是以有令狐之役。康犹不俊，入我河曲，伐我谿川，俘我王官，翦我羈马，我是以有河曲之战。东道之不通，则是康公绝我好也。

及君之嗣也，我君景公，引领西望曰：“庶抚我乎？”君亦不惠称盟，利吾有狄难，入我河县，焚我箕郛，芟夷我农功，虔刘我边陲，我是以有辅氏之聚。君亦悔祸之延，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，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：“吾与女同好弃恶，复修旧德，以追念前勋。”言誓未就，景公即世，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。君又不祥，背弃盟誓。白狄及君同州，君之仇讎，而我之婚姻也。君来赐命曰：“吾与女伐狄。”寡君不敢顾婚姻，畏君之威，而受命于使。君有二心于狄，曰晋将伐女。狄应且憎，是用告我。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，亦来告我曰：“秦背令狐之盟，而来求盟于我，昭告昊天上帝，秦三公，楚三王曰：‘余虽与晋出入，余唯利是视。’不穀恶其无成德，是用宣之，以惩不一。”诸侯备闻此言，斯是用痛心疾首，昵就寡人。寡人帅以听命，唯好是求。君若惠顾诸侯，矜哀寡人而赐之盟，则寡人之愿也。其承宁诸侯以退，岂敢徼乱。君若不施大惠，寡人不佞，其不能以诸侯退矣。

敢尽布之执事，俾执事实图利之。

驹支不屈于晋 襄公十四年 左 传

会于向，将执戎子驹支。

范宣子亲数诸朝。曰：“来，姜戎氏！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，乃祖吾离被苫盖，蒙荆棘，以来归我先君。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，与女剖分而食之。今诸侯之事我寡君，不如昔者，盖言语漏泄，则职女之由。诘朝之事，尔无与焉。与，将执女。”

对曰：“昔秦人负恃其众，贪于土地，逐我诸戎。惠公蠲其大德，谓我诸戎，是四岳之裔。胄也，毋是翦弃。赐我南鄙之田，狐狸所居，豺狼所嗥，我诸戎除翦其荆棘，驱其狐狸豺狼，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，至于今不贰。昔文公与秦伐郑，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，于是乎有殽之师。晋御其上，戎亢其下，秦师不复，我诸戎实然。譬如捕鹿，晋人角之，诸戎掎之，与晋路之，戎何以不免？自是以来，晋之百役，与我谋戎相继于时，以从执政，犹殽志也，岂敢离遏？今官

之师旅，无乃实有所阙，以携诸侯，而罪我诸戎。我诸戎饮食衣服，不与华同，货币不通，言语不达，何恶之能为？不与于会，亦无罽焉！赋《青蝇》而退。

宣子辞焉，使即事于会，成恺悌也。

祁奚请免叔向 襄公二十一年 左 传

亲盈出奔楚。宣子杀羊舌虎，囚叔向。人谓叔向曰：“子离于罪。其为不知乎？”叔向曰：“与其死亡若何？”《诗》曰：“优哉游哉，聊以卒岁”，

乐王鲋见叔向曰：“吾为子请。”叔向弗应，出不拜。其人皆咎叔向。叔向曰：“必祁大夫。”闻之曰：“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，求赦吾子，吾子不许，祁大夫所不能也，而曰必由之，何也？”叔向曰：“乐王鲋从君者也，何能行。”祁大夫外举不弃仇，内举不失亲，其独遗我乎！《诗》曰：“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。”夫子觉者也。”

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。对曰：“不弃其亲，其有焉？”

于是祁奚老矣，闻之，乘驲而见宣子，曰：“《诗》曰：‘惠我无疆，子孙保之。’《书》曰：‘圣有谏勋，明征定保。’夫谋而鲜过，惠训不倦者，叔向有焉，社稷之固也。犹将十世宥之，以劝能者。今壹不免其身，以弃社稷，不亦惑乎？鲋殪而禹兴，伊尹放大甲而相之，卒无怨色。管蔡为戮，周公右王。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？子为善，谁敢不勉，多杀何为？”宣子说，与之乘，以言诸公而免之。不见叔向而归。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。

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襄公二十四年 左 传

范宣子为政，诸侯之币重。郑人病之。

二月，郑伯如晋。子产寓书于子西，以告宣子。曰：“子为晋国，四邻诸侯，不闻令德，而闻重币，侨也惑之。侨闻君子长国家者，非无贿之患，而无令名之难。夫诸侯之贿，聚于公室，则诸侯贰，若吾子赖之，则晋国贰。诸侯贰，则晋国坏。晋国贰，则子之家坏，何没没也！将焉用贿？夫令名，德之舆也。德，国家之基也。有基无坏，无亦是务乎？有德则乐，乐则能久。《诗》云：‘乐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’有令德也夫。‘上帝临女，无贰尔心。’有令名也夫。恕思以明德，则令名载而行之，是以远至迓安。毋宁使人谓子，子实生我，而谓子浚我以生乎？象有齿以焚其身，贿也。宣子说，乃轻币。”

晏子不死君难 襄公二十五年 左 传

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，遂取之。庄公通焉。崔子弑之。

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。其人曰：“死乎？”曰：“独吾君也乎哉，吾死也？”曰：“行乎？”曰：“吾罪也乎哉，吾亡也？”曰：“归乎？”曰：“君死安归？君民者，岂以

陵民，社稷是主。臣君者，岂为其口实，社稷是养。故君为社稷死，则死之。为社稷亡，则亡之。若为己死，而为己亡，非其私昵，谁敢任之！且人有君而弑之，吾焉得死之？而焉得亡之？将庸何归？”门启而入，枕尸股而哭。兴，三踊而出。

人谓崔子必杀之。崔子曰：“民之望也，舍之得民。”

季札观周乐 襄公二十九年 左 传

吴公子札来聘。请观于周乐。

使工为之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曰：“美哉，始基之矣，犹未也。然勤而不怨矣。为之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。曰：“美哉，渊乎！忧而不困者也。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卫风乎？”为之歌《王》。曰：“美哉！思而不惧，其周之东乎？”为之歌《郑》。曰：“美哉！其细已甚，民弗堪也，是其先亡乎？”为之歌《齐》。曰：“美哉，泱泱乎，大风也哉！表东海者，其大公乎！国未可量也。”为之歌《豳》。曰：“美哉！荡乎！乐而不淫，其周公之东乎？”为之歌《秦》。曰：“此之谓夏声。夫能夏则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旧乎？”为之歌《魏》。曰：“美哉，沕沕乎，大而婉，险而易行，以德辅此，则明主也。”为之歌《唐》。曰：“思深哉！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？不然，何忧之远也？非令德之后，谁能若是！”为之歌《陈》。曰：“国无主，其能久乎？”自《邶》以下无讥焉。

为之歌《小雅》。曰：“美哉，思而不贰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？犹有先王之遗民焉。”为之歌《大雅》。曰：“广哉！熙熙乎，曲而有直体，其文王之德乎？”

为之歌《颂》。曰：“至矣哉，直而不据，曲而不屈。迥而不逼，远而不携，迁而不淫，复而不厌。哀而不愁，乐而不荒。用而不匮，广而不宣。施而不费，取而不贪。处而不底，行而不流。五声和，八风平，节有度，守有序，盛德之所同也。”

见舞象箛南音者。曰：“美哉！犹有憾。”见舞大武者。曰：“美哉！周之盛也，其若此乎？”见舞韶箛者。曰：“圣人之弘也，而犹有惭德。圣人之难也。”见舞大夏者。曰：“美哉！勤而不德，非禹其谁能修之！”见舞韶箭者。曰：“德至矣哉！大矣！如天之无不帟也，如地之无不载也！虽甚盛德，其蔑以加于此矣。观止矣。若有他乐，吾不敢请已。”

子产坏晋馆垣 襄公三十一年 左 传

子产相郑伯以如晋。晋侯以我丧故，未之见也。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，而纳车马焉。

士文伯让之曰：“敝邑以政刑之不修，寇盗充斥，无若诸侯之属，辱在寡君

者何。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，高其闾闔，厚其墙垣，以无忧客使。今吾子坏之，虽从者能戒，其若异客何。以敝邑之为盟主，缮完葺墙，以待宾客。若皆毁之，其何以共命。寡君使句请命。对曰：“以敝邑偏小，介于大国，诛求无时，是以不敢宁居，悉索敝赋，以来会时事。逢执事之不闲，而未得见。又不获闻命，未知见时。不敢输币，亦不敢暴露。其输之，则君之府实也，非荐陈之，不敢输也。其暴露之，则恐燥湿之不时，而朽蠹，以重敝邑之罪。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，宫室卑庳，无观台榭，以崇大诸侯之馆。馆如公寝，库厩缮修，司空以时平易道路，污人以时埴馆宫室。诸侯宾至，甸设庭燎，仆人巡宫，车马有所，宾从有代，巾车脂辖，隶人牧圉，各瞻其事，百官之属，各展其物。公不留宾，而亦无废事，忧乐同之，事则巡之，教其不知，而恤其不足。宾至如归，无宁菑患，不畏寇盗，而亦不患燥湿。今铜鞮之宫数里，而诸侯舍于隶人，门不容车，而不可逾越。盗贼公行，而天厉不戒。宾见无时，命不可知，若又勿坏，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。敢请执事，将何所命之？虽君之有鲁丧，亦敝邑之忧也。若获荐币，修垣而行，君之惠也，敢惮勤劳？”

文伯复命。赵文子曰：“信。我实不德，而以隶人之垣，以赢诸侯，是吾罪也。”使士文伯谢不敏焉。

晋侯见郑伯有加礼，厚其宴好而归之。乃筑诸侯之馆。

叔向曰：“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！子产有辞，诸侯赖之。若之何其释辞也！《诗》曰：‘辞之辑矣，民之协矣；辞之忤矣，民之莫矣。’其知之矣。”

子产论尹何为邑 襄公三十一年 左 传

子皮欲使尹何为邑。子产曰：“少，未知可否。”子皮曰：“愿，吾爱之，不吾叛也。使夫往而学焉，夫亦愈知治矣。”子产曰：“不可。人之爱人，求利之也。今吾子爱人则以政。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，其伤实多。子之爱人，伤之而已，其谁敢求爱于子！子于郑国，栋也。栋折榱崩，侨将厌焉，敢不尽言。子有美锦，不使人学制焉。大官大邑，身之所庇也，而使学者制焉。其为美锦，不亦多乎？侨闻学而后入政，未闻以政学者也。若果行此，必有所害。譬如田猎，射御贯，则能获禽；若未尝登车射御，则败绩厌覆是惧，何暇思获？”子皮曰：“善哉！虎不敏。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，小人务知小者近者。我，小人也，衣服附在吾身，我知而慎之。大官大邑，所以庇身也，我远而慢之。微子之言，吾不知也。他日我曰：“子为郑国，我为吾家以庇焉，其可也。今而后知不足。自今请，虽吾家，听子而行。子产曰：“人心之不同，如其面焉。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。抑心所谓危，亦以告也。”

子皮以为忠，故委政焉。子产是以能为郑国。

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昭公元年 左 传

楚公子围聘于郑，且娶于公孙段氏。伍举为介。将入馆，郑人恶之。使行人子羽与之言，乃馆于外。

既聘，将以众逆。子产患之。使子羽辞曰：“以敝邑褊小，不足以容从者，请湣听命。”令尹使太宰伯州犁对曰：“君辱贶寡大夫围，谓围将使丰氏抚有而室。围布几筵，告于庄、共之庙而来。若野赐之，是委君贶于草莽也。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。不宁唯是，又使围蒙其先君，将不得为寡君老，其蔑以复矣。唯大夫图之。”子羽曰：“小国无罪，恃实其罪。将恃大国之安靖己，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。小国失恃，而惩诸侯，使莫不憾者。距违君命，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。不然，敝邑馆人之属也，其敢爱丰氏之祧？”

伍举知其有备也，请垂橐而入。许之。

子革对灵王 昭公十二年 左 传

楚子狩于州来，次于颍尾。使荡侯、潘子、司马督、箴尹午、陵尹喜帅师围徐，以惧吴。楚子次于乾溪，以为之援。雨雪，王皮冠，秦复陶，翠被，豹舄，执鞭以出，仆析父从。

右尹子革夕，王见之，去冠被，含鞭，与之语曰：“昔我先王熊绎，与吕极、王孙牟、鬬父、禽父，并事康王，四国皆有分，我独无有，今吾使人于周，求鼎以为分，王其与我乎？”对曰：“与君王哉！昔我先王熊绎，辟在荆山，筰路蓝缕，以处草莽，跋涉山林，以事天子，唯是桃弧棘矢，以共御王事。齐，王舅也。晋及鲁卫，王母弟也。楚是以无分，而彼皆有。今周与四国，服事君王，将唯命是从，岂其爱鼎？”王曰：“昔我皇祖伯父昆吾，旧许是宅。今郑人贪赖其田，而不我与，我若求之，其与我乎？”对曰：“与君王哉！周不爱鼎，郑敢爱田？”王曰：“昔诸侯远我而畏晋，今我大城陈、蔡、不羹，赋皆千乘，子与有劳焉，诸侯其畏我乎？”对曰：“畏君王哉！是四国者，专足畏也，又加之以楚，敢不畏君王哉！”

工尹路请曰：“君王命剥圭以为戚褊，敢请命。王入视之。析父谓子革：“吾子，楚国之望也，今与王言如响，国其若之何！”子革曰：“摩厉以须，王出，吾刃将斩矣。”

王出，复语。左史倚相趋过。王曰：“是良史也，子善视之。是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。”对曰：“臣尝问焉，昔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天下，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。祭公谋父，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。王是以获没于诒宫，臣问其诗而不知也。若问远焉，其焉能知之？”王曰：“子能乎？”对曰：“能。其诗曰：祈招之咎，赫赫昭德，而光罔闻。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。形民之力，而无醉饱之。”

王揖而入。饋不食，寢不寐，數日。不能自克，以及于難。

仲尼曰：“古也有志，克己復禮，仁也。信善哉！楚靈王若能如是，豈其辱于乾溪。”

子產論政寬猛 昭公二十年 左傳

鄭子產有疾，謂子大叔曰：“我死，子必為政。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，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鮮死焉。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則多死焉。故寬難。”疾數月而卒。大叔為政，不忍猛而寬。鄭國多盜，取人于萑苻之澤。大叔悔之，曰：“吾早從夫子，不及此。”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，盡殺之。盜少止。

仲尼曰：“善哉！政寬則民慢，慢則糾之以猛，猛則民殘，殘則施之以寬。寬以濟猛，猛以濟寬，政是以和。《詩》曰：‘民亦勞止，汙可小康。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。’施之以寬也。‘毋從詭隨，以謹無良。式遏寇虐，慘不畏明。’糾之以猛也。‘柔遠能迓，以定我王。’平之以和也。又曰：‘不競不綏，不剛不柔，布政優優，百祿是遘。’和之至也。”

及子產卒，仲尼聞之出涕曰：“古之遺愛也。”

吳許越成 哀公元年 左傳

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，報檣李也。遂入越。越子以甲盾五千，保于會稽。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，以行成。

吳子將許之，伍員曰：“不可。臣聞之，樹德莫如滋，去疾莫如盡。昔有過澆，殺斟灌以伐斟鄩，滅夏后相。后緡方娠，逃出自竇，歸于有仍，生少康焉。為仍牧正，棼澆能戒之，澆使椒求之，逃奔有虞，為之庖正，以除其害。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，而邑諸綸，有田一成，有眾一旅。能布其德，而兆其謀，以收夏眾，撫其官職。使女艾謀澆，使季杼誘豷。遂滅過、戈，復禹之績。祀夏配天，不失舊物。今吳不如過，而越大于少康。或將丰之，不亦難乎？句踐能親而務施，施不失人，親不棄勞，與我同壤，而世為仇讎，于是乎克而弗取，將又存之，違天而長寇仇。后虽悔之，不可食已。姬之衰也，曰可埃也。介在蠻夷，而長寇仇，以是求伯，必不行矣。

弗听。退而告人曰：“越十年生聚，而十年教训，二十年之外，吴其为沼乎！”

古文观止卷之三

周 文

祭公谏征犬戎周语上

国 语

穆王将征犬戎，祭公谋父谏曰：“不可，先王耀德不观兵。夫兵敢而时动，动则威。观则玩，玩则无震。是故周文公之《颂》曰：‘载戢干戈，裁橐弓矢。我求懿德，肆于时夏，允王保之。’先王之于民也，茂正其德，而厚其性，阜其财求，而利其器用。明利害之乡，以文修之，使务利而避害，怀德而畏威，故能保世以滋大。

昔我先世后稷，以服事虞夏。及夏之衰也，弃稷弗务，我先王不啻，用失其官，而自窜于戎翟之间。不敢怠业，时序其德，纂修其绪，修其训典。朝夕恪勤，守以惇笃，奉以忠信。奕世载德，不忝前人。至于武王，昭前之光明，而加之以慈和。事神保民，莫不欣喜。商王帝辛，大恶于民，庶民弗忍，欣戴武王，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，勤恤民隐，而除其害也。

夫先王之制，邦内甸服，邦外侯服，侯卫宾服，夷蛮要服，采翟荒服。甸服者祭，侯服者祀，宾服者享，要服者贡，荒服者王。日祭，月祀，时享，岁贡，终王，先王之训也。有不祭，则修意，有不祀，则修言，有不享，则修文，有不贡，则修名，有不王，则修德，序成而有不至，则修刑。于是乎有刑不祭，伐不祀，征不享，让不贡，告不王。于是乎有刑罚之辟，有攻伐之兵，有征讨之备，有威让之令，有文告之辞。布令陈辞，而又不至，则又增修于德，无勤民于远。是以近无不听，远无不服。

今自大毕、伯仕之终也，犬戎氏以其职来王，天子曰：‘予必以不享征之，且观之兵。’其无乃废先王之训，而王几顿乎？吾闻夫犬戎树惇，能帅旧德，而守终纯固，其有以御我矣！”

王不听，遂征之，得四白狼、四白鹿以归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

召公谏厉王止谤周语上

国 语

厉王虐，国人谤王。召公告曰：“民不堪命矣。”王怒，得卫巫，使监谤者？以告，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王喜，告召公曰：“吾能弭谤矣，乃不敢

召公曰：“是邠之也。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。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典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瞽赋，蒙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史教诲，耆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悖。”

民之有口也，犹土之有山川也，财用是乎出，犹其有原，漭衍沃也，衣食于是乎生。口之宣言也，善败于是乎兴。行善而备败，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。夫民，虑之于心，而宜之于口，居而行之，胡可壅也。若壅其口，其能与几何。”

王弗听，于是国人莫敢出言。三年，乃流王于彘。

襄王不许请隧

周语中

国语

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郟，王劳之以地，辞，请隧焉。

王弗许，曰：“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，规方千里，以为甸服，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，以备百姓兆民之用，以待不庭不虞之患。其余以均分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使各有宁宇，以顺及天地，无逢其灾害。先王岂有赖焉？内官不过九御，外官不过九品，足以供给神祇而已，岂敢厌纵其耳目心腹，以敌百度？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，以临长百姓，而轻重布之。王何异之有？”

今天降祸灾于周室，余一人仅亦守府，又不佞以勤叔父，而班先王之大物，以赏私德，其叔父实应且憎，以非余一人，余一人岂敢有爱也？先民有言曰：‘改玉改行。’叔父若能光裕大德，更姓改物，以创制天下，自显庸也，而缩取备物，以镇抚百姓，余一人其流辟于裔土，何辞之与有！若犹是姬姓也，尚将列为公侯，以复先王之职，大物其未可改也。叔父其茂昭明德，物将自至。余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，以忝天下，其若先王与百姓何！何政令之为也？若不然，叔父有地而隧焉，余安能知之。”

文公遂不敢请，受地而还。

单子知陈必亡

周语中

国语

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。遂假道于陈，以聘于楚。火朝觐矣，道弗可行也。候不在疆，司空不视途，泽不陂，川不梁，野有庾积，场功未毕，道无列树，垦田若艺，膳宰不致饩，司里不授馆，国无寄寓，县无旅舍，民将筑台于夏氏。及陈，陈灵公与孔宁、仪行父、南冠以如夏氏，留宾弗见。

单子归，告王曰：“陈侯不有大咎，国必亡。”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夫辰角见，而雨毕，天根见而水涸，本见而草木节解，昴见而陨霜，火见而清风戒寒。故先王之教曰：‘雨毕而除道，水涸而成梁，草木节解而备藏，陨霜而冬裘具，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。’故夏令曰：‘九月除道，十月成梁。’其时傲曰：‘收而场功，偃而耒耨，营室之中，土功其始，火之初见，期于司里。’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财